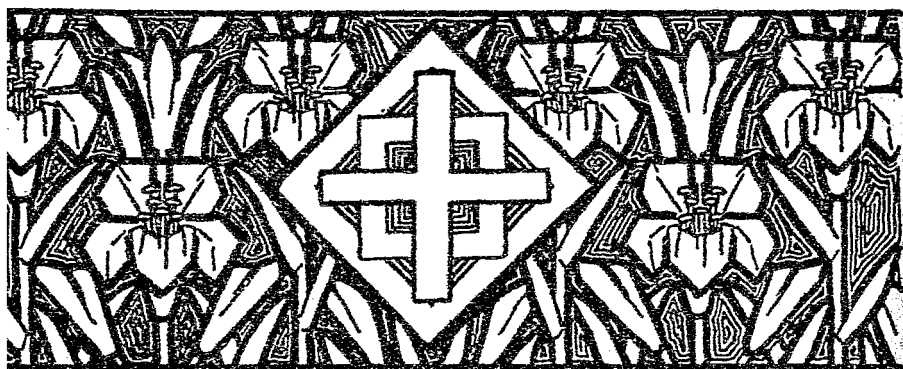


物讀幸少教公

笈幻雲風



物讀年少教公

編主鐸司祉昌王

變幻雲風

著鐸司華信周



准惠教主海上

行印館書印灣山土滙家徐海上

N° 902

2000 10-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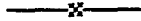
Collectio: Lectiones ad usum Adolescentium Catholicorum.

Directore: R. P. J. WANG

FONG-YUN HOAN-PIEN

*Fabula in qua narrantur adjuncta duarum
familiarum, quarum una est catholica,
altera pagana.*

Auctore: R. P. TCHEOU, Professore in Seminario Ningpo.



Nihil obstat

F.-B. WAONG. S. J.

15 Junii 1940

Imprimatur

✠ A. HAOUISÉE, S. J.

Ep. Cerc. Vic. Ap. Shanghai

die 17^a Junii 1940

自序

國家有強弱的分別，人類也有貧富的不同；可是這全不是固定的，強的也能變弱，弱的也能變強。貧富也是這樣，貧的能變富，富的也能變貧，這真無異天上的風雲，時時的在幻變着；既在幻變着，那末一切是在不停地的過去。這樣說來，世間那一件是足以依戀，足以寶貴的呢？所謂曇花一現，轉眼成空，真是不錯。

所以貧人們也不必妄求富有；但一般富有者，也不必自恃，因為祇要一場天災人禍，或是出了一個逆子逆孫，立刻能使你變成赤貧。

富人對錢財，雖可作合理的享受，但也負有救濟貧困的重任：

因爲一切錢財都是天主的。天主賞你錢財，無非是叫你做個經手人；雖准你作有節制的享受，但也叫你作適當的濟施。那末那些一錢不落空的守財奴，和光知貴養己身和妻孥的一般吝者，是多麼的違反天主的旨意！所以一般富人，當量力之所及，在可能範圍中作相當的慈善事業，這樣才算合了天主的聖意，也才算完盡了一己的責任。

作者識

風雲幻變

一

離××城差不多二里光景，有一片很大的空曠地；除了一塊二三畝大的土地上，種着一些蔬菜果瓜之外，其餘儘是荒蕪亂草地。這地方，每年夏末秋初有人來捕幾頭蟋蟀之後，便再沒有人來問津。

但那些蔬菜果瓜是誰種的呢？是一家看地的人種的。蔬菜地的東南面，一所簡陋而破舊的小屋，便是那一家看地人住着的。偌大的一片空曠地上，所有的人，便是他們一家；所有的屋，便是他們一所。

這一片地，是城內張姓富翁所有的。他經濟的眼光很遠大，知道城外目下

雖是這樣荒涼，但將來必有繁榮的一天，一旦繁榮了，地價自然抬高；所以他很早便收買了那一大片的空地，價錢是很低廉的，平均每畝還不上六十元呢。

既買了過來，讓它荒廢着：不可惜嗎？大可種些什麼蔬菜瓜果呢。所以僱了一個姓王名叫長根的佃工，叫他開墾了一部份，按時種些東西。但種了沒人管，也是不對的，於是便在菜地的東南面，搭造了一所小屋，給他一家子居住。他一家子，除夫妻兩個外，還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孩。大兒叫明耀，八歲；次兒叫明光，四歲；女兒叫靜貞，六歲。夫妻倆辛勤地勞作着，所以日子還過得過，只是清苦些罷了。

二

幾年之後，明耀已進了城裏的××公教中學；明光也進了那中學所設立的附小。靜貞呢，沒上學，在家帮着母親做些零星活計。

或許有人說：「一個種地園的人，那裏負擔得起兩個兒子的學費？換句

說，這種人家的子弟也讀得起書麼？「這全靠張富翁的資助啊！

張富翁，是一個忠誠的天主教信友，他繼承了先人的遺產，自身又幹了不少的事業，所以目下是萬分富有呢。可是他不和別的富人一般：別的富人，貪而吝的居多；而他却非常慷慨，非常大量。他知道富人應盡的義務，他明瞭天主賜人錢財的目的；所以他盡力興辦種種慈善事業！××城的種種慈善機關，可說是他一人包辦的。每次遇到什麼天災人禍，他更是大量的捐輸，設法的拯救，他真是窮人苦民的慈父啊！

那塊地園裏有什麼可收摘了，王長根便挑最好的收摘下來，送到城裏張府去；許多次，明耀也跟了去。張老爺看見明耀忠厚誠實，人品很好，有意把他培植起來：一則，使王長根將來也有翻身的一天，二則，也不致埋沒了可造就的人才。所以有一次，張老爺對王長根說：「你的大兒子明耀，已到了上學的年齡，該叫他上學去才是呀！」王長根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們赤腳捏鋤頭的人，那裏送得起兒子去上學？現在學費又那麼貴！若叫明耀去上學，家裏的人，祇

得吃西北風了！」張老爺說：「學費由我負擔，你不必化一個大錢！」——「真的麼？」——「自然真的！」這把長根樂開了！他說：「張老爺，我給你磕三個頭。」說着，便跪下咚咚咚磕了三個響頭，張老爺要阻止也來不及。

明耀便在那年進了××中學的附小，他很知道要好，又勤學，又守規。張老爺常說：「我究竟沒有看錯人！」長根夫妻倆也覺快慰！

時間過去的比什麼也快，明耀已讀完了小學，進入中學了。而他的弟弟明光，也到了上學的年齡；同樣由張老爺資助，進了那附小。長根在張老爺前，自然又要磕上幾個響頭。明光也很爭氣，勤學守規，和他的哥哥一般。



三

就在那一年吧，這塊人跡罕到的空曠地上，忽然來了六七個人，穿洋服的也有，穿短打的也有，拿着很長很長的皮條兒，東量西量，整整的量上大半天才走。

又過了半個月的一個早晨吧，靜貞在菜地裏摘豆，忽然遠遠看見一大隊的人，潮水般的望這邊湧來。靜貞嚇得把豆籃也丟了，連忙逃進屋裏，把門砰的一聲關上，大賊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知道是大隊的土匪還是敗兵衝過來了呀！這一喊，把全家嚇住了！他們屏息靜氣的打門隙裏看出去，果然是黑壓壓的一大隊人，向着這邊湧來。長根和他的妻子不必說，連明耀也驚慌的了不得！說抵抗嗎？那裏抵抗得住？說逃避嗎？那裏逃避得及？那末祇有等他們到了再說吧！

那一大隊的人漸漸的近了，更近了，已在眼前了！仔細一看，喔唷，原來

是一大隊的工人：石匠，木匠，泥瓦匠，小工全有，爲來在那塊丈量過的空地上造房子呢。害得他們一家子飽受了一場虛驚！

原來那塊地，已賣給了徐姓的富家。他們以前是住在內地的，現在擬遷到××城來；可是又覺城裏太繁雜，空氣太污濁，所以向張家的空地上買了一份，建造一所新宅子，目下動工的便是呀。

這徐姓的主人，據說從前做過什麼督軍省長，所以衣袋是飽滿而又飽滿，銀箱是塞足而又塞足的。

從此那塊空地上便熱鬧起來，咚咚篤篤，是斧兒斲兒聲；哩哩啦啦，是工人談話聲。春三和土的那一天，更是熱鬧：一個也許是工頭吧，使着嚇煞人的大嗓子，唱着不三不四的土歌兒，他獨唱一句，幾十個工人便同聲答應一句「杭唷」！同時把春柱合力的往地下一春。他又唱一句，大家又來一句「噯唷」！又是一春。這樣春呀唱，唱呀春，弄上一整天呢。

六個月後，那所房子便落成，堂哉皇哉！好不體面！式樣是最摩登的，建

造是最精巧的：一窗一門，全是非常考究，一曲一彎，也是煞費心思；前面的大門，更是瑋麗而莊嚴。

這所大宅子，和長根的小屋子剛是面對面，相距不過八九丈路。在它反觀之下，更見得長根的屋，簡陋卑小，門不像門，窗不像窗，而且全屋已經有些傾斜，好像要倒塌似的。

最注意，最歎羨這所大屋子的是靜貞。她一空下來，便站在門口對着那所大宅子發呆，直到娘在裏面叫了才進去。有一次，她對娘說：「我們也造一所這樣的屋子住住多麼好呢！」娘說：「你在發昏，在做夢麼？」可是她口裏雖罵靜貞發昏做夢，心裏却也在這樣的想着；因為她確很希望明耀將來發達了，也造這樣的一所屋子給自己住住呢！

落成後的不多幾天，便來了七八輛的大卡車，滿滿的裝載着貴重的木器傢具，還有許許多多的箱籠雜物。過一會，又有兩輛小包車開到，裏面出來的男女老少都有，一共約摸有六七個人。人下車後，便進去了；東西呢，搬了很久

很久才搬完。

這徐姓富家，除了兩老夫妻外，還有三個兒子，三個女兒：大兒子據說已經死了，第二個在原籍看守老家，沒有同來；同來的光是第三個兒子和三個女兒。

第二天的早上，那扇花巧的大鐵門隆隆地的開了，裏面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漂亮少年，頭髮烏烏亮，面孔雪雪白；身上呢，當然是畢挺的西裝；腳下呢，不用說，是刻花的皮鞋。同時汽車間裏也放出一輛最新式的汽車來。汽車夫開了門，那少年便走了進去；關上門，掉轉頭，嗚嗚地的開向城裏去了。

過不久，這裏的一扇破板門，也啞啞地的開了，出來二個人，穿着半舊的土布褂子，却很清潔。各人腋下挾着一個書包兒，一人一輛兩腳車，也嗒嗒地的開向城裏去了。這兩人是誰？便是明耀明光兄弟倆呀。

明耀前幾天，已經知道將有一個新學生來插班，姓徐叫益國，據說家裏很富有呢。那天到了學校，才知道所說的新學生，便是自己對面那所大宅子里的

闊少爺，他心裏很喜歡；並不是因他是個少爺，是因此後倒有一個伴兒了。所以那天放假後，他天真地的對益國說：「我們一塊兒回去好嗎？」益國說：「你住在那裏？」這一問，倒把他問窘了，但又不能不答應，於是他害羞地的說：「我便住在你家對面那所屋子裏呀。」益國一想，我家對面，除一所破舊的小屋外，沒有第二所房子的，於是對他說：「你便是住在我家對面那所屋子裏的呀！」明耀紅一紅臉說：「是的！」益國心想，你這窮小子，倒很知道高攀，竟然想和我一塊兒走；但外面却裝作很爲難似的說：「我是坐汽車回去的，怎麼辦呢？」這一說，明耀猛然的醒了，於是對益國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你請便罷！」

明耀一人，垂頭喪氣的走了回來，在路上不斷的埋怨自己的冒昧：別人是坐汽車階級，自己是兩腳車階級，怎的要去和他一塊兒走呢！不是自己討沒趣麼？

明光是在小學裏讀書，因下課時間的不同，所以兄弟倆，去是同去的，回

來往往是各管各的。

在早上已開演了貧富不同的一幕，晚上又繼續的開演了。那邊電燈點的雪亮；這邊呢，光是一盞半明半暗的煤油燈。那面主人主母少爺小姐，團坐一桌，劈劈拍拍地的在叉馬雀；這裏母女倆蹲在地下，潑虎潑虎地的在洗衣服。長根雖閒着沒事，坐在一邊抽煙喝茶，可是滿腹儘是心事，在愁這樣，在愁那樣；那面的主人，無掛無慮的在大笑。同是一杯茶，他喝的却是最上品的雨前茶；同是一枝煙，他吸的却是頂好的呂宋老頭牌。而長根喝的茶呢，什麼雨前雨後，不過幾引粗茶葉罷了；煙呢，是一個銅板兩枝的黃包車牌，這爲他還是特別，素常是吸早煙的呢；買了一包，可以吃上一兩個月哩。這裏明耀明光，在煤油燈下溫習功課。那面益國少爺在電光燈下大摸骨牌。過不多時，那面透出清妙的歌音，這裏散播倦勞的歎聲。那面的人很晚很晚才睡，是在尋快作樂；這裏的人，很晚很晚才睡，是在辛苦勞作！

四

那××中學雖是公教倡辦的，可是公教學生不多，大半倒是非公教學生。因此具勢利眼的居多。凡是一個家裏富有的學生，大家便把他捧抱得高高，奉承得周周到到；若是一個貧苦的學生，大夥便不把他放在眼裏，甚而理也不去理他。管學校的神父，雖一再痛斥這般的陋習，仍是沒用。

自從徐益國進了那所學校，大家更發了勢利狂，把他當了什麼似的。他每天來校，衣服一套又一套，皮鞋一雙又一雙；沒進校門，大家已嗅到他身上的巴黎香水氣；光摸出一塊手帕兒，便已香煞人。

本來學校裏富家子弟也有幾個，如張家的兩個兒子也在那裏念書。他們全樸素得很，外表上一些看不出是富家子弟；但大家已把他們奉承得相當的周到。現在來了一個徐益國，又富有，又闊綽，又漂亮，又摩登，因此一般勢利

者，更拜倒在他足下，百般的奉承他；而他呢，儼然以爲自己是富冠通校，闊超儕輩，應該受衆人的奉承。大家既把他捧得這樣高，他便更驕橫起來。誰也動不得他。他說什麼，別人祇能依從，不能反對；無論什麼事，他要這樣，便這樣，他要那樣，便那樣，作威作福，發風發雨，真不可一世呢。反對他的自然也有幾個，但全是敢怒而不敢言。我現在舉一個例子，也可以見得他的兇橫。便是有一次，一個同級的學生，倉忙地打他前面經過，不留心，竟一腳踏在他那雙又光又亮的皮鞋上。他便撩起手來，一個嘴巴打過去，打得那個學生，搖搖擺擺，倒退了好幾步。另一個同學看見了，不服起來，便對益國說：「他又不是存心的，你爲什麼打他？」益國說：「你管得到嗎？」說着舉起手來，又是一嘴巴打過去。他倆氣極了，決意去稟告校長；可是旁人拖住了說：「省些事吧！馬馬虎虎吧！」他倆起初當然不肯，後來見大夥這樣說，也就忍住了，沒去稟告校長。那些叫他倆不要去稟告校長的，當然是拜倒在益國足下的一批。明耀呢，心裏雖覺得怪不服的，可是外面也不敢有什麼表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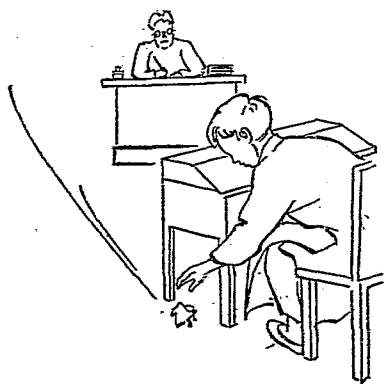
五

益國在校，祇講吃穿玩耍，那裏有心讀書。所以對一切功課，全是敷衍敷衍，還債似的弄一點便算了。但考試那個關是難過的，若不及格的話，留級一年，面子有關，不是玩的呀！但平日既不肯用功，如何過得過那考試的難關？可是他另有辦法，便是和一些奉承自己的同學，暗暗的約好，當考試時，遇有答不出的問題，他便抓抓頭，眨眨眼，或咳嗽一聲，這些全是暗號呢。於是對方便把答案寫在另一紙條上再搓成一團，然後投拋過來；他呢，接到了，現現成成照着抄抄就是。

，以前學校裏是沒有這種不光明的行為的。自從益國來了以後，便開了這作弊之門。起初師長們竟毫不覺察。因為師長素來很信靠學生，想他們人格高尚，斷不會有這種行動的；所以雖在督試，却不很注意學生們的行動。因此益國

的紙團派司計畫，能很順利的進行。

也許是X一年的寒假大考吧，那天考的剛是數學，其中有幾個算題，確是相當的難。大半的學生，頭皮幾幾乎抓破，腦筋差不多絞斷。益國呢，更不必說，若沒有人接濟的話，是包交白卷的。明耀呢，平日作算術，算是一個老手，那次也給其中X一問題難住了。左想右想，總是一個想不出，看看鐘點，不久便到，更把他急壞了！鼻上的汗珠，一粒一粒的迸出來，那時是嚴寒隆冬呢，他在惶急之下，也顧不得前後，竟然厚着臉，向X同學討起救兵來了。他便對那同學眨眨眼睛，意思是叫他拋一個紙團過來，救救自己的急難。不一會，果然塔的一聲，一個紙團拋過來了。他拿到了，停一會，當作沒事的才把它打開來看，祇見上面寫着說：——



「你素來是算術老手，今天怎的也向人求救呢？」

明耀念了，又失望，又慚愧。但不多時鐘點已到，那個算題雖沒做好，也祇得交上去。他把那紙團也隨手撕了丟了。

退出課堂之後，大家自然紛紛地在談着今天的難題。明耀呢，也無心和大家閒談，獨自拿了書包便回家去了。他在路上低着頭，一壁走，一壁想，想到剛才的考試，心便卜卜地的跳！算題既沒做全，分數一定得打折扣。又在担心着，當×同學把紙團拋過來的時候，不知道老師看見不看見。若給老師看見的話，那不是玩的呀！但又安慰着自己說：老師諒來沒看見，因為他接到紙團後，會偷眼去看過老師，而老師却低着頭在看幾張已交上去的卷子，一些沒注意似的。所以他想到這一點，又放了些心！可是另一方面，想到自己素來是不肯失人格的，今天竟然也會去幹這種失人格的事，這是虛榮心打敗理智啊！況所望的又沒得到，反給別人揶揄一下。所以他越想越悔，心裏一陣酸，眼淚便迸了出來。

到了家裏，爸在菜地裏莪草；娘和妹子在幹着雜事，所以誰也沒注意到他，他當然也不會向他們說起。

過一會，明光也從學校回來了，於是母親對他們說：「你們覺得肚餓麼？鍋裏還有幾隻珍珠米呢，你們去拿着當點心吃吧！」他就和明光一齊到灶間的鍋裏拿了一隻珍珠米，無意識地的咬着吃。突的聽到一陣異樣的鈴響，他便跑到前面的窗口上看出去。遠遠地看見一輛腳踏車，飛也似的來了。上面騎着的人，起初還看不清楚；等到近了些一看，原來是對面的闊少爺徐益國。烏亮的頭髮，在夕陽反照之下，發着耀眼的光；花花綠綠的領帶，被風吹着，在空中飛舞；看他神情，仍是非常快樂。這使明耀真覺奇怪！他今天考試的時候，受了那麼許的紙團，却一些不當事，一些不放在心上；自己不過受了別人一個紙團，況還不是算題的答案，便覺心中忐忑，不能平安！這難道就是貧富不同之點啊！他既見益國像沒事似的，也放了些心。第二天到學校，見老師也一些沒有什麼表示，他更覺安心。過了幾天之後，竟也把這事忘掉了。

六

忙碌了好幾天，結束了寒假大考。明耀對這次的考試，除數學沒做全外，其餘自己覺得還不錯，所以心裏很安慰，天天巴望成績報告單的來到。每天聽見綠衣人的自由車的鈴響，便來不及似的跑出去。可是綠衣人的自由車，總是停放在徐家的大門口；然後又從郵袋裏拿出一大疊的信件，塞進那只白銅的信箱裏去；又立刻騎上車兒，頭也不朝這裏看一看的去了。明耀失望之下，目送他去遠了，才沒精打彩的跑進裏面去。

×一天的早上吧，綠衣人又來了。明耀懷着一線的希望，仍快快的跑出屋去，祇見綠衣人又把自由車停放在徐宅的門口。明耀心想，又跑一個空；正要反身走進屋裏去，忽聽得綠衣人喊着說：「喂！你們也有一封信呢！」明耀一聽有信，好不快活。便走過幾步去，一手接了過來。一看，上面寫着王長根先生收，再看寄發處，是××中學。這無疑的是成績報告單了。他便往袋裏一塞

，跑進屋來，走到自己的小間裏，關上門，然後摸出那信來看。但一捏，覺得怪厚的，裏面好似塞了很多的紙張；往常的成績報告單，是斷沒有這樣厚的。所以他心裏便有些奇怪。

長根是一個一字不識的有眼瞎子；家裏一切信件，素來是由明耀代拆代看的。成績報告單自然也是一樣。所以每年當學校的成績報告單寄到後，總是明耀自己先看了，然後一樣一樣的念給長根聽；明耀得意地的念着，長根快慰地的聽着。有一次，明耀的總成績竟然是第一；長根聽了好不高興，便伸手從腰帶裏掏出四隻角子，給明耀當賞錢哩！

明耀帶着驚奇的心，將裏面的紙張抽了出來，一共竟有三張：一張是學校啟事，一張是通告家長，一張是按例的成績報告單。他把成績報告單擱在一邊，先看學校啟事；念上一半，兩手便瑟瑟地抖起來，淚珠也潑潑地的往下直淌。這樣念完了第一張，又念第二張；念不上兩三行，便砰的一聲倒在椅上昏過去了。

學校啟事是這樣的：——

啟者，本校自來對於規則紀律，非常重視。故凡學生有越規犯罪之行動，必作相當之處罰，斷不肯有所寬貸。至於考試時，偷抄作弊，更爲學校所痛絕。是以數年來，學生均忠心誠意，有規有則；從未聞有以上之事發生。不意，近來有××等腐敗份子，輕視規則，破壞紀律，更在考試時，公然作弊，拋送答案。此風一長，豈堪設想！故學校得悉之下，決計對犯事之學生，採取最嚴厲之處罰：卽一律令其離校退學。此舉雖似過嚴，然爲杜絕惡風之門，不得不如此，且亦爲懲一儆百起見也。

通告家長：——

長根先生鑒：王明耀平日誠屬一好學生，然此次在考試時，竟亦接受他人之紙團答案。事乃××老師所親見，必不有誤。所犯既同，處罰自不宜有異。故下學期不必再來本校，另尋他校可也。

或許有人說：「對這事，老師們不是沒注意，不知道嗎？」老師們起初確

是沒注意，不知道。後來漸有所聞；所以在這次考試，特別的注意，格外的留神。當大夥拋紙團給徐益國，老師是看得明明白白；後來另一學生拋紙團給王明耀，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呢。

明耀昏過去後，好久好久才醒過來：他把通告和啟事藏在書桌裏，光拿了一張成績報告單去念給爸聽；長根聽了，自然很喜歡，因為成績確是不錯呀！但有些奇怪，便是明耀念的時候，怎的一些不興奮，一些不起勁呢！

明耀心裏充滿了失望，惶懼，憂慮，苦悶！但外面兒却裝作沒事似的。可是有事，總不能完全裝得沒事。所以家裏的人，看出明耀幾天來有些異樣。他娘有一次問他說：「明耀，你有病麼？怎的這樣呆呆的呢？」他的妹子靜貞，眼睛也相當的銳利，她對娘說：「耀哥這幾天有什麼不稱心麼？怎的一切怪沒興兒呢？」後來連長根也覺察到了，他問明耀說：「你前幾天還開開心心的，現在怎的這樣愁愁悶悶，怪不開心的呢？」當他們這樣問他的時候，他總是含糊地的隨口答應幾句，便混過去了。

有一天，長根又問明耀說：「你這樣悶悶不樂，或許是闖了什麼禍，發生了什麼事體吧？」這是長根猜想猜想，有意無意的問問罷了。可是爲明耀，好如一支箭，射中了心坎，心便怦怦地的跳個不息。若是可能的話，也許會打從口裏跳出來吧！但他外面仍是裝做無事似的說：「沒有，沒有！」說着便走到自己的小間裏去了。到了間裏，坐了下來，自己對自己說：「難道這事能始終瞞過父親嗎？但若說給父親聽，不是要將他氣壞急壞麼？」左思右想，心亂如麻；說，還是不說，真覺決斷不下。這樣弄得他寢食不安，人也消瘦了許多！

×一個晚上吧，長根的妻和靜貞明光還在灶間裏；長根已上牀睡了，可是還沒睡着。突的發現牀前有一個黑影。他急忙坐起來，揭開帳子一看，原來是明耀，不是坐着，不是站着，還是低着頭跪在地上呢。這倒把長根驚呆了！停一會，長根才問他說：

「明耀，你跪在地上作什麼？」

他祇是一抽一抽地的哭，沒話答應。過了一會，才說：「求爸爸寬恕孩兒

吧！」

長根說：「你又沒幹錯什麼，為何要求我寬恕？」

他說：「我幹錯了！大大的幹錯了！」

「幹錯了什麼呀！」

「我在學校裏考試的時候，拋過一次紙團！」

「拋紙團麼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長根心想：學校裏的規矩倒是特別嚴，連紙團也拋不得！「你拋了紙團，

老師怎麼說？」

「老師當時沒說什麼；前幾天却有信來！」

「信裏怎麼說？」

「說因我拋紙團，叫我退學，下學期不能去讀書了！」

長根心裏又想：拋一個紙團，又不會打死人的，竟然叫他退學！若拋一塊



石頭，那不是更了不得麼？所以長根又對明耀說：

「你光是拋一個紙團麼？」

「是，光拋一個紙團！是別人拋給我的！」

長根一想，還是別人拋給他的，那麼明耀是更沒罪了。於是長根又說：「拋一個紙團，又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，況又是別人拋給你的，學校怎的會叫你退學呢？」

明耀知道這事父親是懂不透的。當然，頭腦簡單的長根，如何能懂這些事？所以明耀帶哭帶說的將這事的內容和始末約略地的說了一遍，長根才有些明白。同時明耀的娘和弟妹也來了。看見明耀跪着，忙問什麼事。長根便和他們說了一個大約，他們也呆住了。明耀的娘，還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哭起來。長根祇管問，祇管說，也忘記明耀是跪着；這時才想到，便叫他立起來。

長根雖不很懂得這事的重大，但退學既是確實的，他就非常着急。第一，如何對得住恩人張老爺？第二，下學期到什麼學校去？第三，張老爺一定不肯

再担負學費，那末自己如何負担得起？所以他真不知道怎麼辦好。那時已經很晚，他便叫各人去睡，一切明天再說再商量吧。

夜深了，夜已很深了，可是長根還沒睡着。他在想，這事怎麼辦？祇有再向張老爺去討救兵吧！又想現在的學校真嚴厲，拋一個紙團便得退學。聽說從前私塾裏的學生，在老師背上畫了一隻烏龜，被老師覺察了，也不過打了五十下的手心便罷，並沒叫那學生退學呢。明耀也是一個睡不着，他想：「爲了一個算題，竟出了偌大的亂子，弄得我沒面孔見父母，沒面孔見張恩人。父親雖沒罵我一聲，但他心裏爲了這事，一定非常憂急；這却叫我感到比責罵還難受。總之，是虛榮心作祟！求勝心作祟！」

第二天，大家商量之下，長根帶着明耀進城到張老爺那裏去了。

見過張老爺，長根從懷裏摸出明耀的成績報告單和學校啓事等，雙手呈上去。張老爺戴上金絲邊眼鏡，拿來細細的念了，便抬頭看看長根，又看看明耀；明耀立時把頭低了下去。張老爺開口問明耀說：「你幹過這事麼？」明耀張

紅了臉說：「別人確有紙團拋給我過；不過，上面寫的不是算題的答案，乃是兩句嘲笑我的話罷了！」——「這紙團還在麼？」——「早給我撕了，拋掉了！」張老爺拿下金絲邊的眼鏡，摸摸下巴說：「這却爲難了！因爲你既把那紙條撕了，拿什麼來証明呢？」長根搶上去說：「張老爺，你無論如何總得替我們設法的！」又回頭對明耀說：「你下次什麼也別拋呀！若別人拋給你，快拿來交給張老爺好了！」張老爺說：「長根你別發慌！我替你們去封信，看看有效沒效！」長根說：「那是再好沒有了！」說着，拉了明耀，一齊跪下，向着張老爺又大磕其頭。明耀素來對張老爺祇是行鞠躬的，現在既給父親拉着跪了下去，所以也磕了一個頭。張老爺連忙喊別磕別磕！但長根又磕上七八個了。明耀雖覺着父親太鄉愚態，一碰便向人磕頭；但這頭爲誰磕的呀，不是爲自己嗎？從這一方面想來，又覺非常感動。

當兩人去的時候，身上好似担着一副石担兒，脚步怪沈重的。如今張老爺答應寫信去疏通，兩人身上便輕了許多；雖結果怎樣還不知道，但他倆深信張

老爺既肯出信，事體是大有希望的，所以回來的時候，兩人的腳步覺得怪輕快的。不一會，便到了家。長根的妻聽說張老爺肯出信，也喜歡的了不得！並說：「張老爺是如來佛，神通廣大！他的信，比法寶還靈哩！」

第三天，張府派人送來了一張條子，剛巧長根的妻在門口掃地，她便接了過來；攤開一看，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不少的黑字，除「長根」「明耀」等幾個字外，別的一個不識。但她知道一定是張老爺的回話，所以把掃帚丟了，連忙奔進屋裏去，嘴裏喊着說：「張老爺的回話來了！」長根和明耀聽到了，也打從裏間奔出來。明耀忙從娘的手裏搶過那紙條來看，紙條上是這樣寫着：

長根覽：爲請求復課事，校方已有覆書，謂此事關係重大，當再行詢查，始能准其復課云云。故明耀可於今日下午往見校長。校長對此事將面詢一切，而明耀亦將此事之始末與究竟，按實陳明可也！愚張永祥。

這紙條，使大家希望中感到失望，失望中感到希望。那天下午，明耀便獨自進城到學校去見校長。這裏長根等伸長了頭頸，巴巴的等着。等呀等的，等

到上燈時，才見明耀倉倉忙忙的走來。長根來不及似的問道：「事體怎麼樣啦！」明耀說：「成功算是成功了，可是不容易得很呢！校長問了又問，查了又查，還將那個拋紙團給我的同學叫來對質哩！校長以我素來是誠實可靠，所以才肯相信我。不然，沒証據，是斷斷不能邀赦的。結果，兩人俱蒙他允准復課。不過各人得記一次大過！」長根聽說能復課，已心滿意足；什麼記大過，記小過，也不管了。一場風雨，也就這樣停止。

次日，長根和明耀又進城去謝張老爺；還送去了二十隻新鮮雞蛋，當作謝禮哩。

前幾天，明耀心事重重，老躲在屋裏沒出去，所以也沒看見對面的徐益國；現在大事了結，心裏寬鬆了，便又出去，在門口坐坐，或是散散步。在這當兒，往往和益國相遇。但見他神情快樂，一些沒有異樣。想到那次考試，他不是也大拋紙團嗎？既拋過紙團，也當退學；可是他仍是這樣快快樂樂！難道沒接到學校的退學書嗎？這真使明耀想不透！但又不好問他：「你退學書接到

麼？」若這樣問他，準會給他打嘴巴呢！

七

過了幾天，便是新年。對面徐府，真是門庭若市，熱鬧非常；賀年的客，去了一批，又來一批。這裏呢，冷清清的，一個賀年的客也沒有。因為窮人祇有賀別人年的義務，那裏有受人賀年的名分！所以長根那天早起，穿上一件青布的棉大褂，明耀明光也各穿上了一件新的藍布罩衫，進城向張老爺賀年去了；在張府吃了飯才回來。

長根素來不肯化一個閒錢的。這次回來的時候，竟買了一盞兔子燈給明光。據說值三毛錢呢。明光拿了一盞兔子燈，好不高興，一路跳跳蹦蹦的走了回來。大家快走到自己家裏，發現在徐府門前有一大堆的人。他們想是出了什麼事，走近一看，原來是徐家的一羣小賀客在玩着呢。益國也在裏面，穿得好漂亮。明耀看看自己的藍布大衫，雖是新的，但和他一比算什麼！而且益國嘴裏

吃着香的不得了糖果，一粒又一粒，吃個不息；自己呢，衣袋空空，兩袖清風。明光起初拿了一盞兔子燈，多麼開心！可是走到這裏一看，玩具堆了一地：火車，汽車，飛機，兵艦，坦克車全有；燈，更是多得無數，況又細巧，又美麗；看看自己的一盞兔子燈，簡直不像東西了。

窮人家，是沒人來賀年的！但也能有一二次的例外。便是當長根等回家沒多時，居然也有賀客臨門。那賀客，便是從前和長根一塊兒做佃工的，名字叫德福。大家一看德福到了，便請他進屋裏坐。過一會，靜貞捧出一盞茶來請他喝，德福嘻開一排黃牙齒說：「靜貞已經長得這樣高了呀！」說着，將茶盞蓋揭開一看，又說：「噫，還是元寶茶呢！」長根和他的妻心想，這德福看看是老實人，倒也會說反話。長根於是答應說：「我們那裏吃得起元寶茶？便茶一杯，真怠慢你了！」德福說：「確是元寶茶呀！」同時伸出兩隻指頭，往茶碗



裏一撈，便撈出一個元寶來（青果）。這倒把他們弄呆了，但靜貞却把手掩着嘴在偷笑。她娘便將她叫到一邊問她說：「這元寶那裏來的呀？」靜貞還是吃地的笑，笑了一會，才說：「我剛在打從徐府的牆腳邊走過，看見地上一大堆的茶葉，上面還有不少的元寶；這好好的元寶，便丟了，多麼可惜！我便將它拾了起來。恰巧德福伯伯來了，我就把它洗了一洗，泡給他吃了。」又說：「徐府裏，元寶茶還是給最起碼的客人喝的，上等客人是喝燕窩白木耳呢！」她娘說：「你一共拾到了多少？晚上我們一家子每人泡一碗喝喝够嗎？」靜貞說：「也許够。」

德福喝完了那盞元寶茶，便起身走了。臨走時，還千謝萬謝，謝那盞元寶茶呢。

晚上吃完比平日豐盛些的晚飯，靜貞便捧出五盞元寶茶來。長根一看，好不喜歡；連忙捧了一盞，嘶呀嘶的喝起來。一壁問他的妻子說：「許多的元寶，那裏來的呢？剛才德福喝了，現在連我們自己也有得喝！」他的妻子說：

「你祇管喝吧！何必問那裏來的呢？」長根心想：「我既沒有化錢買過，那末這元寶究竟是那裏來的呢？也許天上掉下來的吧！這真所謂窮人天幫了！」過了一會，明耀明光也各拿了一盞，母女倆也一人一盞，大家捧着喝起來，祇聽得這邊嘶嘶嘶，那邊嘶嘶嘶，好不熱鬧。這元寶的來歷，給長根知道了，還不要緊；若給明耀知道了，也許要嘔出來吧。

八

新年過去了，學校又開學。明耀到了校裏，舉目一看，不禁悲從中來；因為雖添了幾個新學生，却缺了不少的老同學，多數是爲了那件拋紙團案而退學的。就是對面的徐益國，也被校方斥退，不來念書了。於是想到自己，全靠張恩人的疏通，不然，也是其中之一呢。至於那個拋紙團給自己的同學，雖校方已准其復課，但不知怎的也不來念書了。

這學期開始，老師們格外注意地監視着明耀，因為他已是記過一次大過的

學生呀。可是不但不能找出他一星半點的舛錯，反覺他比上學期更要好，更前進：讀書的功用，守規的嚴謹，全校裏誰也趕不上他。

至於那個徐益國呢，當接到學校的退學書，他一些不放在心上，仍是玩他的，吃他的。所以明耀一些看不出他，想他是沒被校方斥退呢。這學期開始，他轉入了××非公教學校；那學校，校風素來甚壞，紀律更是蕩然，再添上這樣一個好學生，愈加弄得一團糟，不成樣兒了！他仗着有錢有勢，一味反對老師，欺壓同學，興風作浪，播弄是非。學校請進了這位仁兄大人，也算倒了到頭兒的霉了！

講到明耀，既是這樣要好，不久之後，管學的神父也知道了。那神父也時常注意他的行動，覺得他確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。那神父想，這樣的一個好學生，若能引他信奉聖教，那不是更妙嗎？所以那神父便和他談起宗教的大問題來。他心地純良，天真無偽，所以極願聽受；還求神父允准和明光一塊兒來學習教理。神父自然也允准。從此每天放學後，兄弟倆便到那神父處學習一刻

或半小時的要理，然後才出校回家。

徐益國在那校讀不上三個月，又給校方斥退。原因是動手打老師。情形是這樣的：他不知爲了什麼，和×同學鬧了起來，說不上三句，便蓬的一拳，將那同學打倒在地。他還不够，又趕上去，騎在他身上，一拳又一拳的打。×老師看見了，便跑過來，一把將益國拖開，同時厲聲的責斥他說：「你想將他打死嗎？怎的這樣粗蠻！」可是益國還要趕過去打，老師便把他攔住。他竟舉手向老師打去。老師那裏想得到會打自己，所以毫不防備，因此着着實實一些不缺的受了五枝熱辣辣的雪茄煙。這一來，事體鬧大了！校長召教員開緊急會議，議決，將徐益國立即開除，並要求家中負責人道歉！

這事全城的學校盡傳遍了，那末還有那個學校敢收留這位「楚霸王」呢？所以他祇得離開這裏到上海求學去了。到了上海，更是腐敗。這也沒有什麼希奇。因爲好人到了上海，也要變壞；那末壞貨到了上海，自然更壞！跑遊戲場，進跳舞廳，賭錢喝酒，沒有一樣不來。錢化完了，祇向家裏要；一個月竟然

要上好幾次。

九

徐益國到了上海，明耀的妹子靜貞，便進了那徐家大宅。進去做什麼？當一個小使女呀！長根的妻，很早很早便有意送靜貞到徐府去當小使女，因為這樣可以賺兩三塊錢一個月呢。可是明耀因益國和自己在同校讀書，面子有關係，所以竭力阻止，叫娘勿送妹子進徐宅。後來益國轉入另一學校，他娘又提起；明耀總以為益國在着，見面有些難為情，所以又作罷。現在益國既到上海去了，那末他也隨便娘把妹子送去當使女了。

一個月滿了，靜貞拿得三塊白花花的大洋鈔。她雖分辨不出銀聲的好壞，却也效學着別人，把三塊洋錢調換着，釘釘聽聽，聽聽釘釘，從徐家的大門，一直釘到自己的小門。當她將三塊錢交給他娘的時候，他娘笑得眼睛成了一條線，還說：「女兒倒比兒子先賺錢！」靜貞聽了，多麼快活，多麼歡喜！

靜貞來家，除三塊錢外，還帶來了徐家許多的消息。她說：「徐家兩老，都是吸雅片的，吞雲吐霧，一天到晚不息。人參是當羅麻乾吃的；燕窩，白木耳，桂元，蓮子，整箱整箱的堆積着。幾個女兒，消耗更大：香水，花粉，胭脂，每月總得用去幾百元。」又說：「益國在家時，不怕爸，也不怕娘。他不如意，便拍桌子；一拍桌子，兩老的頭便嚇得縮進去了！近來在上海，又時時向家裏要錢，最近又寄去了一千塊呢。這些是別的底下人對我說的。」他娘聽得呆了，還呆上好些時呢。

第二個月快滿了，長根的妻，想到又將有三塊大洋可以進賬，多麼快樂！那面的靜貞也在想：「釘洋錢的時候又快到了。釘回去交給娘，娘的眼睛，又要笑成一條線了，還得讚美我幾句哩！」

那月二十九日的上午吧，長根的妻，正在燒火，聽得外面碰門，碰得好急！她驚惶地出去把門開了。進來的乃是徐府的當差。他厲聲的說：

「靜貞在這裏麼？」說着，又睜大了眼睛，向四周掃射。

長根的妻說：「靜貞明明在徐府當使女？怎的到這裏來找她呢？」

那當差說：「若不在這裏，那一定是逃跑了！」

「什麼？逃跑了呀？」

「是！逃跑了！」

這可把長根的妻急死了！「爲什麼事逃跑的呢？你快說呀！」

「你還不知道麼？便是今天清早，太太叫她到前廳去打掃打掃，她一不小心，竟把一只大花瓶碰倒啦，打得紛紛碎！這大花瓶是古董貨，值上好幾千銀子呢！」

長根妻祇知道自己女兒逃跑了，也不管她打碎過古董沒打碎過古董，便穿出去，衝進徐府，站在院子里大哭大叫，要他們交出女兒來！過一會，樓上的窗，咿啞一聲的開了。一個婦人立在窗前，約摸五十歲左右，臉上敷着很厚的粉，兩耳上兩粒很大的金剛鑽，閃閃地在發光；據說，便是益國的娘。她往下看了一看，便罵說：「你這賤婦人，到這裏來大哭大叫做什麼？你女兒是自己

逃跑的，又不是我們把她吃掉的，向我們要人何用？」

長根妻也還嘴說：「我既送進你家，現在沒有了，自然得向你家要！」

益國娘頓一頓腳說：「那賤娘子打破了大花瓶，沒叫你賠償，還想向我家要人？」

「這花瓶值什麼？」

「吓！倒還是你那醜女兒值錢嗎？老實說，那種醜女兒，即使一百個，也抵不過那隻大花瓶哩！」

長根妻心裏一想，錯倒是不錯，窮家女兒值什麼錢！上次陳阿三的女兒買給人家，不是祇值十五塊錢嗎？剛才當差說：「那只花瓶值幾千元呢？」但她嘴頭上却不肯屈服！所以還罵說：「人值錢，還是東西值錢？東西值錢，還是人值錢？」

益國的娘倒也厲害，惡狠狠的說：「東西值錢！東西值錢！東西值錢！」一口氣連說了三句，同時還頓了三下子的腳。

窮家的婦人，那裏對得過富室的太太，所以爭鬧了一場，也沒結果。僕役們又是欺貧好手，竟把長根妻推了出來。她走進屋裏，一個人也沒有，和誰去商量？因為長根那天清早便進城送蔬果去了，明耀明光也早已上學去。她在沒有辦法之下，祇有坐在一張竹椅子上，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的大哭特哭！

長根送完了蔬果，慢蹣蹣的回來了。在路上也想到：「明天靜貞便有三塊大洋可拿。這小娘子，怪會做事的；這次三塊錢裏，準化上一塊半給她買塊花布料，做件新褂子著著。不然，她辛辛苦苦賺來的錢，光我們拿來化用，她一些沒有份子，不太對不住她嗎？」想呀想的，已臨近自己的家了。突的聽得一陣嗚嗚的哭聲，這已使他驚奇。又加緊的走了一段，聽得這哭聲明明是自己的妻呀！於是帶奔帶走的趕進屋裏，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妻在傷心地的哭着。長



根忙問：「什麼事呀？這樣的哭天哭地！」她自然帶哭帶叫的把靜貞逃跑的事說了一遍。長根一聽靜貞逃跑了，也非常着急；想來想去，沒有別的辦法，祇有向張老爺去討救。所以喝了一口茶，又趕進城去。到中飯時，長根又趕回來了。說：「張老爺答應設法搜尋。」這樣，他的妻子才停止了哭聲，揩揩眼淚去燒飯。燒了一會，「又靜貞呀，靜貞呀」的哭起來；眼淚一流，鼻涕便等不住，也就一塊兒出來了。她忙伸了四隻指頭去捉，捉住了，便順手一甩，剛甩到在旁邊洗菜的長根的臉上。長根說：「你哭只管哭，鼻涕爲什麼亂甩？」她說：「我又不知道你在這邊！」

下午，明耀明光學完道理回來，知道靜貞逃跑了，也非常着急難受。明耀便去寫了一張尋Y通告，叫明光也抄寫幾張，自己也抄寫了幾張，準備明天到學校去的時候，在街頭巷尾張貼。

明天一早，明耀明光便進城去，將昨天所抄寫的尋Y通告，這裏貼一張，那裏貼一張，貼完了，才上學校去。那天兩人讀書自沒有什麼心兒，光在想着

逃跑的靜貞。

原來靜貞那天打破了大花瓶，便逃進城去，躲在一個女伴的家裏。她雖知道自已一逃，一定要急壞了父母兄弟，可是因怕受責受罰，終於逃了。逃了之後，却又覺非常懊悔，然而也因此使她更不敢回家，因為在打破花瓶的罪名上，又加上一個逃跑之罪了！

張老爺派人四出搜尋。第三天，便把靜貞尋到；因為他們知道靜貞躲藏的地方，總不外乎這幾家。於是把她送了回去。她爸似罵非罵的說了她幾句，她娘似打非打的拍了她幾下。然後由長根陪着到徐府去求饒，並送還了前一个月的三塊錢算做賠償。徐老爺知道：就是逼死他們，也賠不出那隻大花瓶的；所以也就算了。靜貞也從此不再去當使女。

十

明耀明光兄弟倆，怪聰明的，短短的幾個月，便把聖教要理和經言學得熟

而又熟。所以神父決計提早給他倆付洗。長根夫妻對明耀明光的進教，也不反對；但自己却不肯進教，靜貞也不肯。

那年的聖神降臨瞻禮，明耀明光便在那位神父手裏領了洗。明耀的聖名是若望，明光是雅各伯；代父還是張老爺呢。

這一天，確是喜慶的日子！兄弟倆，各穿了一身新制服；是張老爺化錢給他們定做的。當領洗的時候，二人必恭必敬的站着，很顯熱心。好些教友想是誰家的闊少爺也來進教，那裏知道是赤腳捏鋤頭者的兒子呢！領洗完畢，張老爺又擺酒請他們一家子。長根夫妻倆和靜貞，也進城到張府去吃酒。張老爺見他們來了，笑着說：「叫你們到堂裏去看兒子領洗，却不肯；叫你們吃酒倒來了。」這一說，把三個人的面孔弄得通紅。

領洗後的第二天，長根的妻，一早起來，却不見了門神；再走到灶間，又不見了灶君。她一想，一定是那兩個小鬼頭幹的好事。所以便急急去告訴長根，一路還念着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；喊着「罪過，罪過」！長根便去問明

耀明光說：「門神和灶君，是你倆弄掉的麼？」他們說：「是的。」長根說：「你們信教祇管信教，爲什麼把家裏的門神和灶君弄毀呢？你倆既弄掉了門神，過幾天包有野鬼進門；又毀壞了灶君，將來飯要沒得吃哩？真胆大，真胆大！」罵了幾聲，便到菜園去澆糞；揭開糞缸蓋一看，啊唷，不好，神位牌插在糞缸裏呢！這還了得！這還了得！於是拿了一根竹竿，跑進屋來，拍拍拍，大的一頓，小的也是一頓。兩人口裏却喊說：「爲義而被窘難者，乃真福！」長根當然聽不懂，還想他們是嘴硬，所以又是拍拍拍的打上一頓。打完了不夠，還氣烘烘的趕進城去告訴張老爺。豈知到了那裏，反給張老爺說了幾句，同時還勸他快快棄邪歸正吧！所以垂頭喪氣的回來。走到家裏，一句話也沒有。長根的妻呢，那天竟又念上大半天「阿彌陀佛」，還喊了幾百聲的「罪過」！

他們夫妻倆，從此天天担心有野鬼進門；又怕飯將要沒得吃！那知過了很久，一些沒有動靜，所以逐漸也忘却了。再加明耀光，日請夜求的總要叫父母和靜貞也進教。張老爺也時常勸他們，所以後來便有意奉教。於是開始學

習要理和經言，教師當然是明耀。三個人裏面最靈的是靜貞，最笨的却是長根。天主三位一體，他總是說三體一位，改正了又弄錯。記性更不濟，光是「五拜禮」讀上一個月另，還背不過來。可是明耀並不失望，盡心盡力的教授講解。後來他倆普通道理全知道，普通經言也會念了；靜貞是更不必說。所以在第二年的復活瞻禮，三個人便領受了聖洗大禮。那末全家都是教友了，這是多麼可喜！

從此××城的聖堂裏，又添了三個藍布教友。每逢主日或首瞻禮六，長根夫妻倆和靜貞，是必進城到堂望彌撒的，有時也告解領聖體。但新教友總是外行的。有一次，長根到堂很早，他跪了一會，便坐，坐了一會，還不見彌撒上台，心焦極了，便打從懷裏摸出旱煙管來，先在地上篤篤的敲了兩下，然後裝上煙，擦，點上一根洋火，便呼呼地的抽起來了。在旁的教友，全掩着嘴笑。還是明耀走過去，叫他別抽。他才把旱煙管放進懷裏去，可是他還說：「抽虛煙也不打緊吧！」他的妻也有一樣好笑的事，便是×一個首瞻禮六吧。她也進

城到堂去，經過一家麻線店，便買了一束散麻，因為沒處可以安放，便帶進堂裏去。那時彌撒還沒上台，她想閒着沒事，還是搓搓麻線吧，竟然此此地的搓起來了。自然又引得旁人發笑。

十一

一年又一年，明耀已在××中學畢業，長根夫妻倆多麼快活！一家人自然小規模地舉行了一下慶祝。張老爺真好，真多情，還賞了明耀二十塊錢呢。

中學畢業了，還是繼續求學，還是去尋職業，倒是一個問題。照張老爺的意思，想叫他再繼續求學；但長根夫妻倆，却希望他找個職業，可以早些賺錢養家。所以張老爺便依了他們。

三個月後，明耀已在上海××公司裏任事，月薪有六十元呢。他克勤克儉，省吃省用，一文不肯浪費。他把月薪分作三份：一份寄給父母，一份為緊要開消，一份儲蓄起來。他在公司裏，經理十分器重他，因為他既精練能幹，又

誠實可靠；所以不久之後，遷升了更高的職位，月薪自然更可觀了。

這裏長根夫妻倆，每月由兒子寄來一疊一疊的洋鈔鈔票，真高興得嘻開了嘴，合不攏來。但高興之下，又覺憂慮：如許的錢，用又用不了，藏又沒處藏！後來才想到還是存放到張老爺那裏去吧。所以以後每月寄來的錢，他們便送到張老爺那裏去。起初每月寄來的是二十元；後來三十元，四十元，五十元，一百元，二百元，一千元……祇有增加，沒有減少。這把一家人快樂得祇會跳，不會走了！但明耀那裏來的這許多的錢呢？這全是明耀經濟手段的高妙。他從存款裏提取一部份，去經營些小事業；又和可靠的朋友們，合辦了許多小商店，所以金錢便源源不絕的滾進了他的衣袋。他拿這些金錢，又去經營較大些的事業，於是金錢又大量的向他身上滾來。不上二三年，明耀已成了一個小資本家了。

十二

明光在明耀到上海去的那一年，便由小學升入了中學。他的品學不亞於他的哥哥；講到熱心，還超出他的哥哥哩。所以神父更有意玉成他，便是想叫他脩道去。有一次，神父和他談起這事。他說：「神父呀，我早有這意思呢！不過，我想自己這樣不堪，那裏配得上去脩道呢？所以我也不敢開口了。」神父聽了他這一番話，真喜出望外！便叫他和父母去商量，父母也允准；又去信問明耀，明耀也贊成；張老爺呢，更同意。所以明光念完中學，便進了當地的修院脩道。

十三

明耀在上海數年，已由小資本家變成大富商了。他天性孝愛，身雖在上海，心却沒有一刻忘了父母弟妹。現在自己這樣發達了，第一要緊的，便是安養雙親。所以決計先造一所寬暢舒適的住宅，給父母居住。他寄款回去，請張老爺代辦，就在老屋原處，建造一所大宅子，（地皮已向張家買過來，）圖樣打

好，便開工建造。最感到興奮的，便是靜貞。她笑着對娘說：「媽媽，我前幾年對你說：『我們也造一所大宅子住住，多麼好呢？』你當時却罵我發昏做夢！現在不是在建造了嗎？」她娘說：「靜貞，我老實給你說吧。我那時口裏雖罵你發昏做夢，但心裏却也在希望明耀發達了造一所大宅子住住呢！想不到真會有建造的一天啊！」母女倆說着笑着，快樂得喜淚盈盈！

也只過了五六個月吧，王家的大宅子便巍巍地的峙立在那萊地旁了。這所宅子的體面考究，較之對面徐家的那所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當造屋子的時候，王家一家是暫住在城裏張府，因為那小屋子早拆了，現在新屋落成，便搬了進去。一切木器用具，全由明耀在上海採辦，然後一卡車一卡車的送來。

他們等明耀來了，還要正式的辦進屋酒。因為明耀來信說：「目下公事甚忙，不能脫身前來；下月或可回家一次，作一二星期之勾留」云云。所以大家巴巴的等着明耀的回來。

×一天的下午吧，飛也似的來了一輛汽車，停在王府的大門口。車門開處，出來了一個白胖胖的小夫子，衣服非常華貴，手上帶着一隻白金的手錶和一只很大的金剛鑽戒子。這是誰呀？便是數年沒回家的明耀呢。若不細認，誰也不認得他了。門房早知道這幾天大少爺要回來；他雖沒見過，但猜想這一位一定便是王家的大少爺，所以忙奔進裏面去通報說：「大少爺回來了！」於是王老爺，王太太，王小姐便都打從裏面出來。大家相見之下，自然快活非常。談着說着，走進了中西合璧的大客廳。當差的便捧上極精緻的江西瓷盞，裏面盛着的自然是白木耳。若他們回到前幾年大喝拾來的元寶茶，也許要一笑吧。過三天，便正式開賀。掛燈結綵，好不熱鬧！王家本來除德福外，是一個客人也沒有的。現在却不知那里來的七親八眷三朋四友，塞滿了整個宅子，擠滿了全個院落。

張老爺自然請到。第一桌的第一位，當然也是他坐。王老爺對這位大恩人，那有不盡情招待！一會篩酒，一會夾菜，並不因自己現在也做了老爺而失了

他平日對張老爺的恭敬；而張老爺也謙和如素，並不因王家是自己一手提拔而稍露得意得色。

對面的徐老爺和徐太太，本來也在被邀之列，但因徐老爺臥病在牀，據說還很沉重呢，所以不能來。徐太太也許因覺得沒有面子不肯來。

十四

過幾天，對面的徐老爺竟然死了！他的病，據說是氣出來的。因為益國在上海，越來越腐敗，每月寄去的錢，他總說不夠用，因此要求分家。徐老爺不答應。他說：要請律師，要到法庭控告。這一來，把徐老爺氣壞了！從此便病倒！中西名醫俱看到，可是絲毫沒效！後來更不對了，便打電報到原籍叫他的二兒來奔喪；可是還沒趕到，他已經死了！死後，喪事也不怎麼熱鬧。因為一些產業，大半已給益國化去了。徐老爺一死，又哭壞了徐太太和三個大小姐。早早晚晚，總聽得從徐宅的窗戶間，透出慘傷的哭聲！

十五

明耀住了一個星期另些，便回上海去了。家裏祇剩下三個人，虧得有老媽子，當差，小使女等，還覺熱鬧。不然，偌大的一所宅子，光住三個人，不太冷靜麼？

長根目下是富老爺了，他的妻是闊太太了，他的女兒是貴千金了，但雖多了錢，却換不了人，所以不時要露出種田園時代的窮相。譬如長根吧，坐在大客廳裏的沙發椅上，和別人談談；談到末了，竟然拉起褲腳管，支支地的抓起大腿來了。他的妻呢，吃飯時，還是好把小菜碗這一隻併到那一隻，併出來的一隻，多少總還有些碎菜碎肉貼着，他便拿到嘴邊，伸出舌頭來，舐呀舐的，舐得一些不剩，簡直比洗過還



乾淨·靜貞呢，有時經過廚房，看見有什麼菜蔬擱着，便伸出指頭來撈些吃吃，這不是有些丫頭腔麼？

人一有了錢，便會香起來·當王長根挑担捏鋤頭的時代，誰也不理他·城裏的三街六巷，他那條沒走過？可是那時打從這些街巷經過的時候，誰也沒叫他一聲·據說，有一次向人借根洋火點盞煙，也沒人借給他·現在呢，一進城，便被包圍着·你也王老爺，我也王老爺，叫個不息·有時進城到街上去走走，經過這家，便被拉進去喝杯茶，走過那戶，便被請進去抽盞煙·後來好些人，趁此機會，向他拉袖子，請他薦生意·所以弄得長根簡直不敢進城去·

十六

靜貞那時已到待字出閣的年齡，所以一般人又爭先恐後的來說親·可是全是外教人家，長根當然不答應；因此個個碰了一下鼻子，便向後開步走·城裏的媒婆娘，不知好歹，竟也來嘗試嘗試，給看門老頭子，一掃帚柄打了出去·

長根夫妻倆，早有意將靜貞嫁給張老爺的三少爺。在種地園時代，當然開不出口；現在，還是開不出口，因為目下雖是富有了，但歸根結底，全是張老爺一手提拔的。沒有張老爺，那有今天！所以長根始終看張家是高於自己，斷斷不敢和他並立的。若和他攀親，不是並立了嗎？這也見得王長根是知恩知德，極有良心。

在張老爺那方面也是這樣想：以為靜貞已到出閣的年齡了，該早些給她選一家相當的公教人家爲是。但在××城里，確找不出相當的公教人家。看來看去，倒還是給自己三兒子最相配。可是也開不出口。因為這樣一來，也許要給人多閒話，以爲：「早不攀親，遲不攀親，現在長根闊綽了，便要和他攀親；若長根現在還是種園地，捏鋤頭，看你會和他攀親麼？」

兩個大老爺心裏都懷着這種意思，可是全都沒說出。後來給幾個明眼人看透了，於是去和張老爺一說。張老爺說：「你們又不是我肚皮裏的蛔蟲，怎的知道的這樣明白呢？哈哈！」他們又去和王老爺一說。王老爺說：「你們諒

來有隔着肚皮看事的本領；不然，怎的會知道我有這種存意呢？呵呵呵！「於是他們再將王老爺的意思去說給張老爺聽。張老爺說：「那一些沒有關係！」更將張老爺的意思去說給王老爺聽。王老爺說：「別人閒話何必管！」這樣親事便說成了。

兩家於是開始預備一切。衣裝首飾等，叫明耀在上海購辦，這裏趕做用具雜物。祇見兩家的人，沒頭蒼蠅似的亂撞，到東到西，奔南奔北，足足預備了五個月，才把一切預備好。

婚期是預定復活瞻禮後一日。明耀前幾天已從上海趕到，帶來了許多華麗的衣服，珍貴的首飾，和不少的新娘用品。當開箱時，取出一塊絕細的白紗；長根的妻見了，便驚異的說：「這爲做帳子用的麼？也許不够吧！」明耀說：「不是的！爲新娘蒙頭的。」——「喔唷！你弄錯了！我們是喜事，不是不是……怎的用起白紗來了呢？上一個月李家討新婦，新娘頭上一個大紅綢子的結，多麼好看！」明耀說：「用白紗是最新式的呀！大紅綢子的結，那是土極了

！但她還是咕噥着說：「我總不贊成！」過一會，又取出一雙二三寸高的高跟鞋來。長根妻又說：「你要把你的妹子跌死麼？這樣高的跟，叫她穿了怎麼走法？下次到堂裏去結婚，一路跌進去，像什麼呢？」

婚期一到，最忙的是長根妻；打扮新娘，一定要她自己來。她把明耀從上海所辦來的首飾，插呀插的，祇往靜貞的頭上插，插得靜貞的頭，好似江北老背着的草紮上的糖球兒。明耀說：「土煞人了！插得那麼許多幹嗎？快拔下來吧！」靜貞自己看看，也覺沒有樣子，便自動的拔下了一大半。長根妻說：「你不要戴麼？讓我來戴！」於是將靜貞拔下來的一些，盡數的插在自己頭上。明耀看了，暗暗的好笑；因為她是娘，又不敢說。剛巧長根也進來了，一看自己的妻這種樣子，覺得好笑又好氣；於是似罵非罵的說：「又不是你做新娘，頭上插了這許多東西作什麼？況老太婆插戴這一類東西，也是不配的呀！」於是她祇得拿



下了幾件，還有幾件，却不肯拿下，仍舊戴在頭上。

當把白紗蒙上新娘頭上去的時候，長根妻又發極啦！她說：「下次家裏出了什麼事，我是不管的呀！」明耀說：「媽媽，你現在是教友了，怎的還說這種迷信話兒呢？」

新娘穿的是一身銀色的禮服，（因為銀色的，所以長根妻還不怎麼反對。）頭上蒙了一塊絕細又拖得很長很長的白紗，再加上一個珍珠花冠，胸前也是掛滿了珍珠，手上臂上，帶滿了金剛鑽。由別人擁陪着，坐上花車，便開到城內天主堂去了。

那邊張家三公子，也穿了一身大禮服，頭髮梳得這樣光，連蒼蠅停上去，也要滑下來。胸前插了一朵白色的絹花，兩手戴了一副白絲的手套。這些長根妻也許不注意；不然，又要發老極！

婚禮是莊重而盛大！許多外教人也來觀禮，全嘖嘖地的稱道不止。他們說：「這樣的婚禮，確是生平從未見過的呢！」

完畢了神聖的婚禮，便各自回家。下午新娘再坐花車到張府去成禮。那當然又是一番熱鬧。兩家全塞足了賀客，門前停滿了車馬。西樂隊，敲個不停，笙簫班，吹個不息。喜娘來來去去，值堂出出進進。那天的酒席，兩家都擺上幾百桌；爲張家倒沒什麼希奇；希奇的是王家，真不知道那裏來的這許多的厚臉食客！

十七

這裏喜事方過，對面徐府却又是喪事！便是徐太太過世了。她自從徐老爺死後，悶悶鬱鬱從沒開過笑臉。況益國又這樣不孝，不爭氣，更使她憂傷難過！他在上海，無法無天，誰也管不了他。他不來信便罷；來信，便是要錢。他要求分家；徐老爺不准，但徐老爺也就氣死了！徐老爺一死，他便來信強逼徐太太分家。徐太太無法拒絕，便分給了他，從此他就沒再來信過。所以不知道他還在上海或是已到了別處去。徐家數次托人打聽詢問，也沒有消息。這又把

徐太太急壞了！一愁，一氣，一急，就此病倒。打針吃藥，全沒用，求仙問卜，更無效。所以就在王家喜事過後的幾天便死了！拋下三個女兒，祇會哭哭撞撞，叫叫喊喊，一些沒有辦法。不知怎的也沒去叫自己的二哥來奔喪，來料理。後來還是長根明耀父子倆過去替她們安排一切。

光是三個年青的女子住在這裏，也不是事體。所以王家父子替她們設法，叫她們收拾收拾，回到老家去吧。她們也說：「住在這裏怎麼辦？還是回老家去好！」

十八

×一天早上，徐家的大門開了，出來三個穿重孝的青年女子，走到了王家的大門口便站住了，叫門房去請王老爺等出來見見。因為她們穿着喪服，進別家的門是忌的。其實爲王家倒不要緊；祇有王太太或許要發極！

等一會，王老爺等全出來了。她們裏最大的一個，便哭哭涕涕的說：「我

們做了好幾年的鄰居，可是大家也沒有什麼來往，彼此也不怎麼認識。現在才知道你們是這樣的多情多誼，真使我們又感激，又慚愧！我們媽死下來，若沒有你們，真不知怎麼辦！噫！我們徐家會弄到這樣地步，確是想不到！這全是益國那壞東西的緣故啊！你們呢，會有現在的一天，也確想不到！這是明耀先生的緣故呢！今天我們來，是來向你們道謝，也是來向你們告別。不知將來有沒有相見之期啊！」王老爺說：「三位小姐，事體已經這樣，也別太悲傷！安心地的到你們令兄那裏去吧！將來一切會轉好的！」明耀接着說：「房子的事體，請你們放心好了！若有人買，我便寫信告訴你們；若沒有人買，我們替你們保管着。」她說「真對不住你們呢！多謝，多謝！」說完，坐上一輛僱來的客車，哭呀哭的去了。這裏王老爺等，也覺非常傷心，眼圈兒全有些紅呢！

十九

就在那天下午吧，報販送來了一份報。明耀打開來，這裏看看，那裏看看

·看到新聞欄裏，明耀突的跳了起來；因為呈現在眼前的，是「綁匪徐益國李和尙等昨晨在滬執行槍決」！以下不過簡略地的幾句，所以也不知道這事的究竟。他不禁長歎了一聲說：「好好一個青年，竟然這樣結局！」但又轉想說：「天下同姓同名的人很多，也許不是對面徐家那個益國吧！」可是又轉過來說：「對面的徐益國，素來無法無天；金錢化完了去做綁匪，也是可能的，那末也許就是他吧！」後來長根夫妻聽到了，也說：「諒來便是對面的益國！」

二十

明天明耀便將回上海了，所以靜貞也從城裏來家。大家聚聚吃完了豐盛的晚餐，四個人坐在屋前的走廊上閒談着。長根一眼看去，看見對面徐家全個宅子黑沈沈的，一些燈光也沒有，便想到人去屋空；因此心裏起了一陣傷感，便對妻和明耀等說：「徐家起初是多麼顯赫，多麼豪富！如今呢，如今弄得這樣！兒子還是做綁匪吃槍斃結局！」

「有一件事，你們也許不知道吧。便是當他們搬進那所宅子後，看見我們那時的那所小破屋，覺得怪不滿意！以爲這所小屋在着，不但有妨觀瞻，而且

有碍衛生，所以要求張老爺拆毀。張老爺說：『這屋又不是造在你們所購買的地基上，你們沒主權管！若因有那所小屋在着，而你們願退回那塊地基，也使得。若說屋已造好，也沒關係，可以買給我。』他們見張老爺這樣剛直，倒也退步了。我們的那所小屋，因此得以保存。噫！張老爺真是好人！大大的好人！這樣好的人，我是從沒碰到過，以後也一定不能再碰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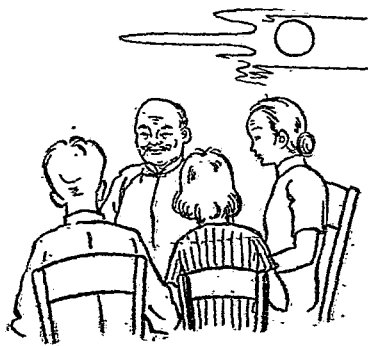
「現在那所小屋子是拆毀了，却變了一所大宅子。這不但他們想不到，我們自己也想不到。噫！世事的變化，真無異天上的風雲啊！

「我倆有了今天，也心滿意足！靜貞作了張家的媳婦兒，這是再好沒有！你呢，那公司的經理的女兒既肯給你，還有什麼話說？所差不過一番結婚手續罷了！此外惟有專等明光的晉升鐸品了！我們大家揩揩眼睛，等着望他的頭台彌撒吧！

「世上的富貴，轉眼便過，何足貪戀！況有時富貴了，反多愁多慮。還是那些小家小戶，倒能平安度日呢！」

「目下天主既賞了我們許多錢財，若是裝成一船，把它去投在大海裏，也不是道理；若說掘個深洞，把它去埋在地面下，也不是辦法。那末怎麼樣呢？當用來救濟別人呀！張老爺便是富有人表率，我們效學着他吧！」

這時月兒已漸漸上升，稀朗的星兒還佈散在天空。清涼的風，忽而吹向東，但又突然的吹向西。暗淡的雲，自南到北，打從月下星下很快的經過；一會兒又掉轉方向，從西到東，迅速地的飛去。這時的空氣，似乎沉悶，却又爽透。坐在前廊的兩老兩少的心坎裏，也覺着又快樂，而又傷痛！貧富的變幻的一幕，也就此告終！



82